

新中国

70

华诞之

老物件的故事



缸的记忆

□陈榴芳

天童有一个村,把村民们废弃的缸都集中起来,准备搞一个缸展。大大小小的缸,在此默默相视,它们会不会感到落寞?曾经的岁月里,它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:储稻谷、腌咸菜、盛米、存水,还有放在地里储粪……哪一家能少了它。

我小时候,家里也有好几口缸,从早到晚,天天跟缸打交道。印象最深的是水缸。农村里没有自来水,吃的水都是从小溪里挑来的。那时候,厨房的墙壁大多是乱石碎砖垒起来的,不像现在考究。一段墙故意留个豁口,半个缸体露在屋外,这样下雨天可以接到天水。水缸一般都是七石缸,缸太高,就在地上挖个坑,将三分之一的缸体埋到坑里,这样不但便于舀水,而且能让缸里的水冬暖夏凉。缸口搁一块板,上面放着水勺、淘米笊箕等器物。

傍晚,夕阳的余晖投进缸里,光影在水缸里跳跃不定,我常常趴在缸沿静静地看光斑闪烁跳舞。我和姐姐还喜欢对着水缸“喂喂”地叫,水缸像是一个回音壁,会把声音扩得洪亮颤动。有时姐姐会把田里捉来的田螺养在缸内。这家伙看周围没有动静,将身体探出壳外,伸着两根长长的触须蠕动着,我们一边说着它的谜语:“驼背驼,倾地磨,付付可怜相,胡须剩两根。”一边想象着,如果它能变成田螺姑娘有多好……

稍大些,抬水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和姐姐身上。每天早上,我们一起起床就抬起水桶来到小溪。早上的小溪很热闹,洗衣的、挑水的络绎不绝,有好多人家是男主人来挑水的,他们拿着水桶直接从溪里舀满水,提到岸上,再舀另一桶,让我们好生羡慕。而我们人小力薄,得拿一个脸盆一盆一盆舀来倒入桶里,然后一前一后踉跄着抬着回家,水在桶里漾着,一路洒下许多水花。我家的水缸比较大,一般要抬六七桶才满。

渐渐的,觉得自己力气有点大了,就和姐姐轮流挑水。我先挑小半桶,每天增加一些,到后来能挑大半桶了,好有成就感啊!姐姐在学校排练过《铁姑娘》的舞蹈,铁姑娘是我们当时的偶像,而挑水正好可以锻炼一下力气。

每隔一段时间,缸底会积起一层污垢,于是要对水缸作一次清理,把里面的积水连同污垢全部舀出,再清洗一番。这一般选择星期天父亲回家时进行,清洗后,父亲会将水挑满。

如果说水缸带来的是童趣和遐想,那么火缸带来的则是温暖和慰藉。每天临睡前,母亲抓几把番薯干、一小撮米放进焗粥瓮里,加上热水,然后扒开灰,将瓮半埋入通红的炭火里。早上一醒来就闻到了火缸里飘来的香味,经过一个晚上的焗焗,番薯干和米融为一体,变得稠而柔软,虽然我对番薯干饭讨厌得很,但这粥却另当别论。

客人来时母亲会炒两个蛋,敲开的蛋壳里有残留的蛋清,我总要将蛋壳放到火缸里去焗。一会儿工夫,蛋液受热凝结起来了,顾不

慢悠悠的乌镇

□卢岳云

早听说江南水乡古镇乌镇孕育了茅盾、木心等文学大家,乌镇浓浓的人文气息如同一块强有力的吸铁石,紧紧吸引着喜欢文字的我,使我产生“乌镇那么赞,我想去看看”的念想。

这不,九月初,我跟着茅盾和木心游了趟乌镇,去找寻他们少儿时在乌镇留下的一串串足迹。

抵达乌镇已是上午十时许,由于刚过暑假旅游旺季,故景区游客犹如这秋高气爽的天气不是很热。只听一旁的导游开玩笑道,她带团来乌镇好多次了,可每次景区都是人山人海,摩肩接踵,从来没有看清楚乌镇长什么样,这次终于看清“庐山真面目”了。游客少正合我意,我可以放慢脚步,细细品味乌镇的古朴和宁静。

这些年,古村、古镇也逛了不少,大多雷同:依水而建,以桥为媒,黛瓦为顶,青砖为墙,红木板为壁,青石板为街,还有那一间连着一间的店铺。但我发现乌镇有与众不同之处,“慢悠悠”才是她最大的看点,正如近年来广为传唱的木心先生的小诗《从前慢》中写道的模样:从前的日色变得慢/车,马,邮件都慢/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

乌镇的“慢”无处不在,并深深渗透在她那张上千年饱经沧桑的脸上,渗透在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,渗透在那有着晚清和民国时期水乡古镇风格的古建筑和印染、酿酒等传统手工作坊里,甚至还渗透在了茅盾和木心两位大师的文学创作之中。

我最喜欢乌镇古建筑上梁、柱、门、窗和江南百床馆木床上那些工艺精湛、栩栩如生的木雕和石雕。

俗话说,慢工出细活。当我看到木匠们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才完工的那张千工床时,从心底佩服那时的匠人们是何等的心灵手巧,他们静得下心,沉得住气,耐得住寂寞,在红木上慢慢地雕,细细地刻,雕刻出一件件传世精品。

而旧时乌镇三白酒传统酿酒、蓝印花布印染等手工作坊,同样需要“慢工出细活,欲速则不达”,需要一定时间的选料、制曲、发酵、蒸馏等多道工序,才能酿出最芬芳的琼浆玉液;需要一定时间的刻版、染色、氧化、晾干等多步流程,才能印染出“最中国”的纺织元素。

参观茅盾故居是我这次乌镇之行的“必修课”之一。因为这里记录着茅盾少儿时期留下的难以忘怀的足迹,描绘了他在乌镇创作时的美好时光。在《春蚕》、《秋收》、《林家铺子》等代表作品中,你可以读出乌镇及其附近地区的农村生活的印迹,可谓“艺术来自生活”,也可以看出茅盾对故乡的眷恋。其实,文学创作同样需要慢慢地潜心写作,似贾岛用“推”“敲”二字反复琢磨,如茅盾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创作完成的传世之作《子夜》。

穿过狭长的老街,跨过东市河上的小石桥,来到了河的另一边。走累了,你可以在河边长排木板凳上手倚护栏,坐下来歇歇脚,欣赏眼前美景,真真切切体会一下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”的感受,用心品味“慢时光”悠闲生活。

最先映入你眼帘的是河对面那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木质建筑,据说这是中国最后的“枕水人家”。但见那水阁依仗几根立在水中的方石柱如同木船般悬浮在水面上,乍看仿佛傣族“吊脚楼”。睡在水阁里,晚上侧目可见满天星,侧耳可闻流水声,而心里总希望时光慢慢变老,岁月静好。

慢悠悠的乌镇,我匆匆来过,却未曾离开过。

慢悠悠的乌镇,她悄悄地告诉我:你在快节奏工作时,别忘了学会慢生活,追求慢生活,享受慢生活。

得烫,将变焦的蛋壳掂起来品尝那少得可怜的蛋白,那个味道给舌尖带来了多少享受。

跟火缸关系紧密的要算年糕缸了。快过年时,家家户户要做年糕,在那个食物匮乏的时代,年糕是最好的解馋品。年糕做好,晾得硬朗了,就养在缸里,随吃随取。放学回家,直奔年糕缸,捞出一条,洗一下擦干,然后放到火缸里焗。一会儿,年糕熟了,从炭火里扒出来,只见年糕胖了许多,边缘变得焦黄,掸去灰用手帕裹着,挎上篮子边走边走,出门割猪草去。

咸齑是家常菜,所以咸齑缸也是必不可少的,上面压着好几块石头,不然咸菜就会浮上来变臭。宁波话里把说话有权威的人称为“咸齑石头”,这个比喻相当贴切。此外,我们家猪舍里还有好几口野草缸。番薯成熟的季节,将成批的番薯叶烤熟储在缸里,到时候,跟糠拌在一起,是猪们长年的饲料。春末夏初时节,咸齑吃完,年糕缸也见底了,空置的缸放到屋外,积了雨水,就会滋生许多蚊蝇。于是一到夏天,蚊子苍蝇成群结队。

如今农村装上了自来水,农民不再种稻子,也不养猪了,居住条件得到彻底的改善,那些缸呀,瓮呀,也退出了历史舞台。虽然有些人还是喜欢腌咸齑,那也是小打小闹,用袖珍小缸或是玻璃瓶腌一些,那些大缸恐怕只有在博物馆才能看到了。